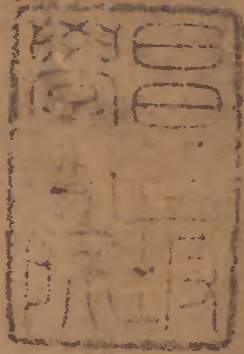


朱子錄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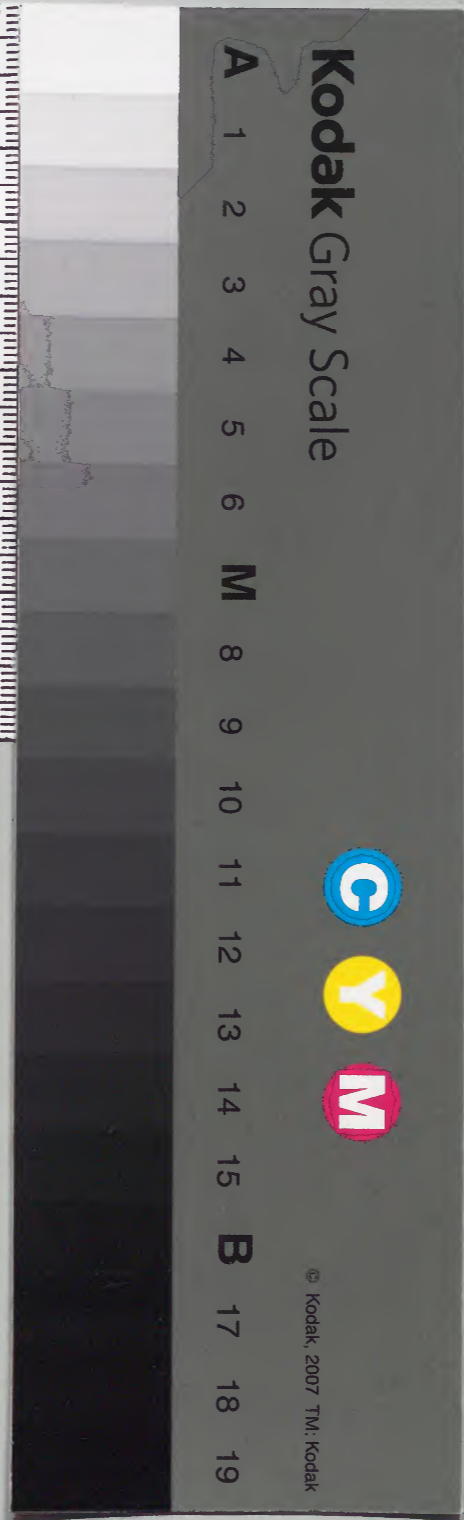
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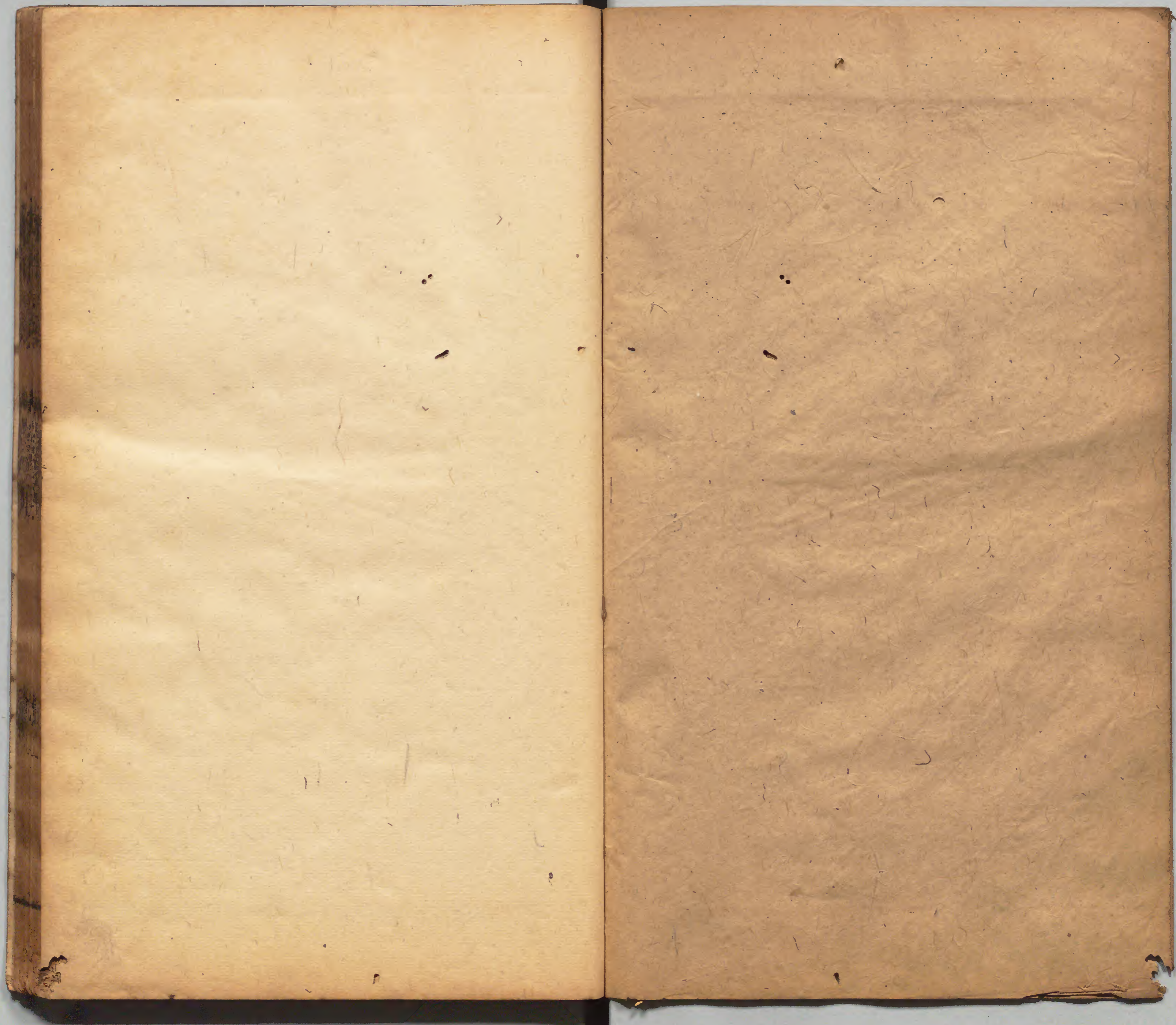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
類號		七八
架冊		三十一
函號		七

內閣文庫		漢書
類號		九四七八
架冊		三十一
函號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8
冊數	7 (3)	
函號	298	262







輯朱子錄要卷之六

淺草文庫

盱眙後學馮應京可大甫 編輯

友人元城杜承芳

京口華 鈺

新會梁斗輝

門人梁谿何棟如 全校

文公裔孫朱崇沐 訂梓

朱子

自論為學工夫

朱子錄要 卷之六

朱子金要 卷之六
後生家好着些工夫子細看文字某向來看大學
猶病於未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
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
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本之

某自卅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
竟無之友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
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揚

某舊時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數卷全不曾得子

細於義理之文亦然極為病今日看中庸只看
一段子揚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
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
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
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
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
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
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

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
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
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
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
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
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
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
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
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

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
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大雅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皆無津
涯只自恁地硬着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
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卒乍便
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着力方可某
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
道夫

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

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况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其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

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難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_匆過了

五十來年

木之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壯

祖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常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二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湏理會經先湏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

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大雅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功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

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慤實處方已箇

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先生又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稟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德明

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方子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

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義剛

器之間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苦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

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
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
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
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
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
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
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
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
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

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
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
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着身已方
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湏做成家計若先
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爲學者
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
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
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
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

朱子金要 卷之六 七
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
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節節有工夫 賀孫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
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育中自是灑落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
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
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
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

槩諷誦涵詠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
至下是終之却不想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
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
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爲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
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
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
思其樂甚乖然却一日舊似一日當時看明道
答橫渠書自不入也 方

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

方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鍾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

德明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

了方得如其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

道夫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

節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

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
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學聖賢此是好底念
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
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
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
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
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
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
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

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
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
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
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
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
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蹙沒理會
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
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者使荀卿不
死見李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

見後生輩如此顛蹙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其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

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

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

時年十九

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廣

朱子金要 卷之六 十一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
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
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
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
外事揚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
便愛了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趨工夫專一去看這道
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

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
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賀孫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
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
杌去只在豪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
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
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
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

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麤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荅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門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

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爲至敏之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湏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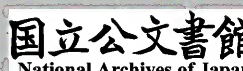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豪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

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
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
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
大底偏塞消習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
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後意誠盖知未至雖見
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
格將去及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道夫

某覺得今年方無疑伯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

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
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
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
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
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
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
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
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為只
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



朱子錄要 卷之六 十四
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
上面猶覺得隔一膜賀孫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
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
年夔孫

孔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
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
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

人爲志矣間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
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人傑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
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其而今如此
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
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便自睡不着了雖
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
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

朱子錄要 卷之六 十五
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
耳儻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
豕辭暗地默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
再數只與說記不得只記得五出且隨其所記
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五出耳又云只記得大
象便畫得卦銖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
宗實錄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

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
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

朱子錄要卷之六終

重輯朱子錄要卷之七

訓門人

訓楊方

字子植
汀州人

庚寅

年四十一

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來如看書欲
都了之意是也

臨行請教曰累日所講無非此道但當勉之又曰
持守可以自勉惟窮理須講論此尤當勉又曰
經書正須要讀如史書要見事變之血脉不可
不熟又曰持敬工夫愈密愈精因曰自浮沉了

二十年只是說敬去今乃知當涵養

訓廖德明

字子晦
南劍人

癸巳

以後

年四十四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
然變化氣質最難

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
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
心做根抵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
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

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
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
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
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
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
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
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
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

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未見得被它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

多是偏重了只說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朱子金身 卷之七 三
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驚外此箇心須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

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柰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

又云須培擁根本令豐壯以此去理會學三代以下書古今世變治亂存亡皆當理會今只看此數書又半上落下且如編禮書不能就亦是此心不壯須是培養令豐碩呂子約讀三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書要讀有事要做

問五典之彛四端之性推尋根源既知爲我所固有日用之間大倫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爲私欲所撓其要在窒慾曰有一分私慾便是有一分見不盡見有未盡便勝他私欲不過若見得脫然透徹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須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誠心正一向去又舉虎傷事當時再三深思所見及推太極動靜陰陽五行與夫仁義中正之所以主靜者求教曰據說亦只是如此思索亦只到此然亦無可思索此乃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常講

朱子錄要 卷之七 五
貫令常在目前久久自然見得

因說某人開廣可喜甚難得只是讀書全未有是處學者須是有業次竊疑諸公亦未免如此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略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且如讀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

問前承先生書云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爲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後來南軒深以默坐澄心爲非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曰只爲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向見吳公濟爲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

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閑散然却讀書
尹和靖便不讀書

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爲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
出晚謁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
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切要工夫
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
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並起所
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戒謹恐懼便自然常
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雖是四箇字到用着時

無它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窠臼來問佛氏似亦
能謹獨曰它只在靜處做得與此不同佛氏只
是占便宜討閑靜處去老莊只是占姦要它自
身平穩先生又自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
突爲它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見得分曉只是
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好顏子約禮事是如
此佛氏却無此段工夫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箇
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

存捨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
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捉定有一箇
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甚麼曰
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
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
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
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
明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便似一張白紙今
看得便見紙上都是字廖子晦門便只見得是

一張紙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叅當時忤了上位但此
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叅底固不是然待上位
來爭到底也不是

廖德明赴潮倅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
無此法

訓余大雅

字正叔
上饒人

戊戌

以後
所聞

年四十九

臨別請教以爲服膺之計曰老兄已自歷練但目
下且須省閑事就簡約上做工夫若舉業亦是

朱子金要 卷之七
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作告子未嘗知義論其說亦自好但終是搏量非實見得如今人說人文字辭太多不是辭多自緣意少若據其所見義內卽是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自見得義在內若徹頭徹尾一篇說得此理明便是吾人日用事豈特一篇時文而已

再見因言去冬請違之後因得一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突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

猶難願言克巳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鑽看畢云甚好

問如何是麓麓底基址曰無所往亦無所不往亦無深害但認得義字重亦是所謂麓者如匠人出治材料且成樸在然後刻畫可加也如云義字豈可便止須要見之於事那裏是義那裏是不義不可謂心安於此便是義如宰我以食稻衣錦爲安不成便是義今所以要於聖賢語言上精加考究從而分別輕重辨明是非見得粲

然有倫是非不亂方是所謂文理密察是也自此應事接物各當事幾而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皆精於義理之効也問此是精義入神以致用否曰所謂精義入神不過要思索令精之又精則見於日用自然合理所謂入神卽此便是非此外別有入神處也如老兄詩云中倫中慮只恁汎說何益倫慮只是箇倫理所在要使言行有倫理爾須是平時精考後躬行之使凡一言一行皆出乎此理則這邊自重所謂仰不

愧俯不忤浩然之氣亦從是生若用工如此方有進處若如此進時一齊俱進聖賢見處雖卒未可遽盡然進進不已隨力量自當有到處若非就這上見得義理之正則非特所學不可見於行亦非此道之至因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離事物舍躬行以爲道則道自道我自我尚不能合一安得有進曰然

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

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
提省察之於纖微豪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
不會錯用工夫

問程先生云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之病在心多疑
者先有疑病在心大雅則浩然無疑但不免有
周羅事之心曰此正是無切已工夫故見他人
事須攬一分若自己曾實做工夫則如忍痛然
我自痛且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自己若把得
重則彼事自輕

再見卽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爲事
豈可信世俗之言爲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
介甫一切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
學亦豈可爲流俗所梗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
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
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
似彼則又似助長又曰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
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
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

下須是在我者無歎仰不愧俯不忤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摠閑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况天理人欲决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

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再見首見教云今日用功且當以格物爲事不曰窮理却說格物者要得就事物上看教道理明

見得是處便斷然行將去不要遲疑將此逐日
做一段工夫勿令作輟夫是之謂集義天下只
要一箇是若不研究得分曉如何行得書所謂
惟精惟一最要是他上聖相傳來底只是如此

訓周謨 字舜弼 南康人

巳亥 以後 年五十 所聞

問功夫節目次第曰尋常與學者說做功夫甚遲
鈍但積累得多自有貫通處且如論孟須從頭
看以正文為正却看諸家說狀得正文之意如
何且自平易處作功夫觸類有得則於難處自

見得意思如養氣之說豈可驟然理會候玩味
得七篇了漸覺得意思如一件木頭須先剗削
平易處至難處一削可除也今不先治平易處
而徒用力於其所難所以未有得而先自困也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
合汗之失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
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
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
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

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
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
也此却不可不察

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
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
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
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
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
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

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
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
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
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
處蓋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錮
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
自覺正如明月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
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
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

朱子語類 卷之十 十四
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
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
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
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
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
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
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
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
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旦

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
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天性者渾然
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
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
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着這
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相稱贊先生曰
未可如此便做領略過去有此說話且畱在胸

次烹治煅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爲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着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間斷故因天理

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問中庸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以理之實而言也不誠無物以此心不實而言也謂此心不存則見於行事雖不悖理亦爲不實正謂此歟曰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

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是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

訓萬人傑

字正淳興國人

庚子

以後所聞

年五十一

屢與人傑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

工夫處

先生問別後工夫曰謹守教誨不敢失墜舊來於先生之說猶不能無疑自昨到五夫後乃知先生之道斷然不可易近看中庸見得道理只從下面做起愈下愈實先生曰道理只是如此但今人須要說一般深妙直以爲不可曉處方是道展轉相承只將一箇理會不得底物事互相欺謾如主管假會子相似如二程說經義直是平常多與舊說相似但意味不同伊川曰予年

朱子金要 卷之七
十七
十七八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盖只是這箇物事愈說愈明愈看愈精非別有
箇要妙不容言者也近見湖南學者非復欽夫
之舊當來若到彼中須與整理一番恨不一遂
此意耳

先生問人傑學者多入於禪何也人傑答以彼盖
厭吾儒窮格工夫所以要趨捷徑先生曰操則
存舍則亡吾儒自有此等工夫然未有不操而
存者今釋子謂我有箇道理能不操而存故學

者靡然從之盖爲主一工夫學者徒能言而不
能行所以不能當抵他釋氏之說也人傑因曰
人傑之所見却不徒言乃真得所謂操而存者
曰畢竟有欠闕人傑曰工夫欠闕則有之然此
心則未嘗不存也曰正淳只管來爭便是源頭
有欠闕反覆教誨數十言人傑曰荷先生教誨
然說人傑不着曰正淳自主張以爲道理只如
此然以某觀之有得者自然精明不昧正淳更
且靜坐思之能知所以欠闕則斯有進矣因言

程門諸公如游楊者見道不甚分明所以說着做工夫處都不緊切須是操存之際常看得在這裏則愈益精明矣次日見先生曰昨日聞教誨方知實有欠闕先生曰聖人之心如一泓止水遇應事時但見箇影子所以發必中節若自心黑籠籠地則應事安能中節

靜時見此理動時亦當見此理若靜時能見動時却見不得恰似不曾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能究其精微乎

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此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真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

理莫當便與克下使其心無所喜好雖適意亦
視爲當然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
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真是銖積寸累做將
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
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正淳
白連日侍先生教自做工夫至要約貫通處似
已詳盡先生曰只欠做

訓包揚

字顯道
建昌人

癸卯甲辰乙巳

年五十四五
十五五十六

包顯道領生徒十四人來四日皆無課程先生今
義剛問顯道所以來故於是次日皆依精舍規
矩說論語一生說時習章先生曰只是熟故說
到說時自不肯休了而今人所以恁地作輟者
只是未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此說地步闊
蓋此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曉得
也自悶今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從者衆故可樂
這箇自是地位大段高了人不知而不愠也是
雖愠不是大段怒但心裏略有不平底意便是

朱子語類 卷之七
三十一
愠此非得之深養之厚何以至此一生說務本章先生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這是掉開說凡事若是務本時道便自然生此若拈定孝弟說下面自不要這兩句了又曰愛是仁之發謂愛是仁却不得論性則仁是孝弟之本惟其有這仁所以能孝弟仁是根孝弟是發出來底仁是體孝弟是用仁是性孝弟是仁裏面事事某嘗謂孟子論四端處說得最詳盡裏面事事有心性情都說盡心是包得這兩箇物事性是心之

體情是心之用性是根情是那芽子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是情惻隱是仁之發謂惻隱是仁却不得所以說道是仁之端也端便是那端緒子

一生說三省章先生曰忠是發於心而形於外信也是心裏發出來但却是就事上說而今人自謀時思量得無不周盡及爲人謀則只思量得五六分便了這便是不忠與朋友交非謂要安排去罔他爲不信只信口說出來說得不合於

朱子金要 卷之七 三十一
理便是不信謀是主一事言信是泛說一生說
敬事而信章先生曰大事小事皆要敬聖人只
是理會一箇敬字若是敬時方解信與愛人節
用使民若是不敬則其他都做不得學而一篇
皆是就本領上說如治國禮樂刑政尚有多少
事而夫子却只說此五項者此蓋本領所在一
生說入孝出弟章先生曰夫子只是泛恁地說
說得較寬子夏說得較力他是說那誠處賢賢
易色是誠於好善事父母能竭其力是誠於事

親事君能致其身是誠於事君與朋友交言而
有信是誠於交朋友這說得都重所以恁地說
他是要其終而言道理也是恁地但不合說得
太力此義剛問賢賢易色如何在先曰是有那
好善之心底方能如此一生說溫良恭儉章先
生曰夫子也不要求之於已而後得也不只是
有此五德若說求之於已而後得則聖人又無
這般意思這只是說聖人謹厚退讓不自以為
聖賢人自然樂告之夫子之求之也此是反語

言夫子不曾求不似其它人求後方得這是就
問者之言以成語如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伊尹不是以堯舜之道去要湯是
定這只是表得不曾割烹耳一生說顏子不愚
章先生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光明
照耀更無蔽障顏子則是有一重皮了但其他
人則被這皮子包裹得厚剝了一重又一重不
能得便見那裏面物事顏子則皮子甚薄一剝
便爆出來夫子與他說只是要與它剝這一重

皮子它緣是這皮子薄所以一說便是更不要
再三如說與它克已復禮它更不問如何是克
已如何是復禮它便曉得但問其目如何而已

義剛

先生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
曰只據見成底書讀先生曰聖賢已說過何待
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地恁地都不濟事次日
又言昨夜睡不着因思顯道恁地說不得若是
恁地便不是自強不息底道理人最是怕陷溺

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
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真是如此
已而其生徒復說孝弟爲仁之本先生曰說得
也都未是因命林子武說一過旣畢先生曰仁
是根惻隱是根上發出底萌芽親親仁民愛物
便是枝葉次日先生親下精舍大會學者先生
曰荷顯道與諸元遠來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

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今與公鄉里平日說不
同處只是爭箇讀書與不讀書講究義理與不
講究義理如其便謂是須當先知得方始行得
如孟子所謂誠淫邪遁之辭何與自家事而自
家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來少
間自家便落在裏面去了孔子曰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那是旣爲人則於天地之間
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若頭上髻子便十日不

朱子語類 卷之七
三四
梳後待如何便一月不梳待如何但須是用梳
方得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
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
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此字便更不肯去窮
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
都不知豈可如此直卿與某相聚多年平時看
文字甚子細數年在三山也煞有益於朋友今
可爲某說一遍直卿起辭先生曰不必多讓顯
道云可以只將昨日所說有子章申之於是直

卿略言此章之指復歷述聖賢相傳之心法既
畢先生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
仁之本則是頭上安頭以脚爲頭伊川所以將
爲字屬行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性
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箇孝弟來它所以
恁地說時緣是這四者是本發出來却有許多
事千條萬緒皆只是從這四箇物事裏面發出
來如愛便是仁之發才發出這愛來時便事事
有第一是愛親其次愛兄弟其次愛親戚愛故

朱子金要 卷之十一 二十五
舊推而至於仁民皆是從這物事發出來人生
只是箇陰陽那陰中又自有箇陰陽陽中又自
有箇陰陽物物皆不離這四箇而今且看如天
地便有箇四方以一歲言之便有箇四時以一
日言之便有箇晝夜昏旦以十二時言之便是
四箇三若在人則只是這仁義禮智這四者如
這火爐有四箇角樣更不會折了一箇方未發
時便只是仁義禮智及其既發則便有許多事
但孝弟至親切所以行仁以此爲本如這水流

來下面做幾箇塘子須先從那第一箇塘子過
那上面便是水流頭上面更無水了仁便是本
行仁須是從孝弟裏面過方始到那第二箇第
三箇塘子但據某看孝弟不特是行仁之本那
三者皆然如親親長長須知親親當如何長長
當如何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
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這便是長長之道事君
時是一般與上大夫言是一般與下大夫言是
一般這便是貴貴之道如此便是義事親有事

親之禮事兄有事兄之禮如今若見父不揖後
謂之孝弟不可便是行禮也由此過孟子說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若是知得親之當愛兄之當敬而不違其
事之道這便是智只是這一箇物事推於愛
則爲仁宜之則爲義行之以遜則爲禮知之則
爲智良久顯道云江西之學大要也是以行已
爲先先生曰如孝弟等事數件合先做底也易
曉夫子也只略略說過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

也只一處恁地說若是後面許多合理會處須
是從講學中來不然爲一鄉善士則可若欲理
會得爲人許多事則難義剛

先生因論揚書謂江南人氣麓勁而少細膩浙人
氣和平而力弱皆其所偏也揚

訓潘柄 癸卯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
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
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

朱子錄要 卷之七 二十七
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
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
亦未能便如此也

訓實從周

字文鄉
丹陽人

丙午

以後
所聞

年五十七

丙午四月五日見先生坐定問從何來某云自丹
陽來問仙鄉莫有人講學某說鄉里多理會文
辭之學問公如何用心某說收放心慕顏子克
己氣象游判院教某常收放心常察忘與助長
曰固是前輩煞曾講說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今

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為傳註理會史學便流
為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怕差錯問公留意此
道幾年何故向此某說先妣不幸某憂痛無所
措身因讀西銘見說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說得
是遂自此棄科舉某十年願見先生緣家事為
累今家事盡付妻子於世務絕無累又無功名
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先生說公已得操心之
要問公常讀何書答云看伊川易傳語孟精義
程氏遺書近思錄先生說語孟精義皆諸先生

講論其間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
公畢竟如何用心某說仰慕顏子見其氣象極
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克己
之目某即察私心欲去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
則忘才着意又助長覺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
恁地

先生說向來人見尹和靖云諸公理會得箇學字
否只是學做箇人人也難做如堯舜方是做得
箇人某說天地人謂之三極人才有些物欲害

處便不與天地流通如何得相似誠爲難事先
生曰是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
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
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
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某說敬莫
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
時便是不義

朱子金要 卷之十一 二十九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作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文鄉病在貪多欲速

公看道理失之太寬譬如小物而用大籠罩終有轉動又如一物上下四旁皆有所添引如此則必不精矣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

紅心又覷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蝨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某說克伐怨欲此四事自察得却絕少昨日又思量剛字先聖所取甚重曰吾未見剛者某驗之於身亦庶幾焉且如有邪正二人欲某曲言之雖死不可先生曰不要恁地說惟天性剛強之人不爲物欲所屈如克伐怨欲亦不要去尋來勝他如此則胸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

朱子金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克伐怨欲只是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事
事物物皆有箇透徹無隔礙方是才一事不透
便做病且如公說不信陰陽家說亦只孟浪不
信夜來說神仙事不能得了當究竟知否某對
未知的當請問先生曰伊川曾說地美神靈安
子孫盛如不爲五者今之陰陽家却不知惟近
世呂伯恭不信然亦是橫說伊川言方爲至當
古人卜其宅兆是有吉凶方卜譬如草木理會
根源則知千條萬葉上各有箇道理事物物

各有一線相通須是曉得敬夫說無神仙也不
消得便有也有甚奇異彼此無相干又管他什
麼却須要理會是與非且如說閑話多亦是病
尋不是處去勝他亦是病便將來做克伐怨欲
看了一切掃除若此心湛然常如明鏡物來便
見方是如公前日有此見處只管守着歡喜則
甚如漢高祖得關中若見寶貨婦女喜後便住
則敗事矣又如旣取得項羽只管喜後不去經
畫天下亦敗事正如過渡旣已上岸則當向前

朱子錄要 卷之七 三十一
不成只管讚歎渡舡之功

先生問如何理會致知格物從周曰涵養主一使
心地虛明物來當自知未然之理曰恁地則兩
截了

先生問竇云尋常看敬字如何曰心主於一而無
有它適先生曰只是常要提撕令胸次湛然分
明若只塊然獨坐守着箇敬却又昏了須是常
提撕事至物來便曉然判別得箇是非去竇云
每常胸次湛然清明時覺得可悅曰自是有可

悅之理只是敬好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有
箇敬便有箇不敬常如此戒懼方不睹不聞未
有私欲之際已是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動
又却謹獨如此卽私意不能爲吾害矣

竇問讀大學章句或問雖大義明白然不似聽先
生之教親切曰旣曉得此意思須持守相稱方
有益誠敬二字是涵養它底

竇自言夢想顛倒先生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
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因自言數日病

只管夢解書向在官所只管夢為人判狀實曰
此猶是日中做底事曰只日中做底事亦不合
形於夢

訓吳壽昌

字大年
邵武人

丙午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
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說看
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
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
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

中庸其餘處一一理

會得

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趣
向猶以為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
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
甚底事

因問子遊廬山嘗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壽昌對以
聞之今見有一子頤字龜父者在先生曰周宣
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
十年科舉始得

朱子錄要 卷之七 三三
先生問壽昌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
眼人難謾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
面執謾他

先生問壽昌子見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
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
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
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
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

訓邵浩

丙午

浩作卷子疏已上條目爲問先生逐一說過了浩
乞逐段下疏數語先生曰某意思到處或說不
得說得處或寫不得此據所見盡說了若寫下
未必分明却失了先問言語公只記取若未安
不妨反覆

訓陳文蔚

字才卿
上饒人

戊申

以後
所聞

年五十九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
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
得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曰他却是
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
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閑慢
時多如欲理會道理理會不得便掉過三五日
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既是來這一門
鑽不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從小處

入不從東邊入便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却只是
一般今頭頭處處鑽不透便休了如此則無說
矣有理會不得處須是皇皇汲汲然無有理會
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寶珠失了不着緊尋如何
會得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
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
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
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

朱子金要 卷之七 三十五
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
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
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
如此始得

陳才卿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
不見那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
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
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
大曉不得這箇便是大病某也只說得到此要

必自去會得久之又曰大凡物事須要說得有
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
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疎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箇字誰人不曉得然
而前輩直恁地稱嘆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
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
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
動有意思跳躑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

朱子錄要 卷之七 三十一
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至節南山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會說這箇便見公不會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

訓李閔祖

字守約邵武人

戊申

以後所聞

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徃急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

訓李方子

字公晦邵武人

戊申

以後所聞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闊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

又問如孟子言勿忘勿助長却簡易而今要細碎
做去怕不能貫通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長處自
是言養氣試取孟子說處子細看便見大凡爲
學最切要處在吾身心其次便是做事此是約
實緊切處學者須是把聖人之言來窮究見得
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箇道理
在若大路然聖人之言便是一箇引路底

訓黃當

字子耕
豫章人

戊申

問嘗讀何書曰讀語孟曰如今看一件書須是着

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
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
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與他
理會如做冤讎相似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
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
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功夫不得力
議論中譬如常有一條線子纏縛所以不索性無
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見得便自一言半
句斷當分明

先生問管及二友俱嘗看易傳看得如何是好何處是緊要看得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管等各對訖先生曰如此只是鶻盧提看元不曾實得其味此書自是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及處事變患難處皆未嘗當着可知讀時無味蓋他說得闊遠未有底事預包在此學者須先讀詩書他經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

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某屢問讀易傳人往往皆無所得可見此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卽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總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才提起便總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乍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濶多伊川所自發與

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
蓋自孔子作傳時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詞
不同伊川之說又與經文不相着讀者須是文
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作孔子意思看伊
川自作伊川意思看况易中所言事物已是譬
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伊川又別發
明出義理來今須先得經文本意了則看程傳
便不至如門扇無臼轉動不得亦是一箇大底
胸次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大抵程傳所以

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過處不比他處
有抑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
然人多喜看正以其說有過處啟發得人看者
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揚略不驚人非深於
義理者未易看也

○人傑錄
畧見易類



重輯朱子錄要卷之七終

文化丙寅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